

霍达

未穿  
的  
红  
嫁  
衣

霍达 著

·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

I247.5  
685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92741

# 未穿的红嫁衣

霍达 著



\*20009203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穿的红嫁衣/霍达著. —修订本.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5. 4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本书原由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7 月出版, 本版为修订本  
ISBN 7-5302-0391-6

I. 未… II. 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4353 号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未穿的红嫁衣**

WEI CHUAN DE HONG JIA YI

霍 达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德外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296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02-0391-6/I·377

定 价: 13.60 元

## 内 容 提 要

南国沧海，孤岛密林，千年古堡，神秘莫测。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几乎改写了历史，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唇枪舌剑……

历史学家李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踏上“仕途”。他与当年的恩师令狐澹在秦屿精神病院不期而遇，历史老人昭示他揭开千年古堡之谜，而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和爱情纠纷却使他在即将达到事业的峰巅之际功亏一篑，遗恨终生。当他再度来到秦屿之时，已是向这座行将湮灭的历史遗迹和刻骨铭心的爱情作最后的告别，看一眼那终未能穿上恋人之身的红嫁衣……

可以说作者也是秦史研究专家。其丰富的历史知识信手拈来，熔铸于风波迭起的叙事之中，令读者折服。作品俯瞰历史，同时紧扣时代脉搏，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当代人物的群像，或运筹帷幄的政治家，或执著著述的史学家，或痴情一片的女教师，或泼辣刁悍的小市民，或玩世不恭的“少年犯”，无不鲜活生动，呼之欲出。尤其是对李言这位从政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心路历程，作品揭示得淋漓尽致，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典型形象。作者兼擅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剧作，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娴熟技巧，为读者奉献了这部高品位的长篇新作。

此为北京版修订本，是经过作者认真校改后付梓的。



于 博

## 目 录

---

一	“极乐园”里的惊人发现·····	1
二	历史的表层是戏剧·····	41
三	智者·····	74
四	爱情的颜色·····	114
五	引而不发,跃如也·····	160
六	重写历史·····	205
七	治大国若烹小鲜·····	242
八	唇枪舌剑·····	285
九	月有阴晴圆缺·····	335
十	未穿的红嫁衣·····	399
	北京版跋·····	421

## “极乐园”里的惊人发现

直到很久以后，他都会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忆起今天鬼使神差的秦屿之行，因为他人生的大风大浪、大喜大悲、大开大阖，都与此密切相关。

当夕阳把海天染成金黄，秦屿上空便被红白相间的云彩笼罩。那不是云，而是外出觅食的鸟儿们归来了。白色的鹈鹕、红脚鲹鸟和双翼幅长两三米的军舰鸟，以及粉红色的火烈鸟。这是一些平静安详而略显迟缓的鸟类。白鹈鹕成群地生活在水域开阔地带，它们生性谨慎小心，但一物降一物，却是鱼类的灾星、死神。白鹈鹕缓缓地翱翔在高空，眼睛却在敏锐地注视着海面，发现猎物，便箭一般地直射下来，在一片飞溅的浪花中不见了。须臾钻出水面，桔黄色的巨喙中已经衔着一条惊惶失措摇头摆尾而又在劫难逃无可奈何

何的鱼。鸬鹚是天然的绝妙渔夫，它的嘴巴连着一个大大的皮囊，不但吞下了鱼而且连带吞下了许多水，然后收缩皮囊把水挤出去，那鱼便进入了它的肚肠，永无出头之日了。鲣鸟、军舰鸟捕鱼的本领和鸬鹚相昆仲。而火烈鸟白白地长了比它们长得多的脖子和两条腿，却并不捕鱼，只以那些躲藏在淤泥或浅水中的小型甲壳类动物、蠕虫和软体动物为食。但也许正因为各取所需，它们才能够和睦相处。火烈鸟飞翔的姿态极美：长颈前探，双足后伸，呈“一”字形；巨大的两翼有节奏地扇动，和身体组成一个时而正置时而倒立的“T”字。成群结队的火烈鸟一起飞过，天空被掠过一片红云。现在正是它们和鸬鹚、鲣鸟、军舰鸟经过了一天的奔忙之后回巢的时候，悠闲地从秦屿四周飞上天空。它们并不急于回家去，还要在天上盘旋一阵子，好像征战之后的武士们在傍晚的检阅，那阵容是极其庞大而又威武雄壮的。不是一群鸟，而是无数群，密密匝匝，铺天盖地。它们从空中俯瞰着秦屿，那是它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在那浓密的热带雨林中和浅滩上，有它们休养生息的巢。怀着深深的爱恋，它们不知疲倦地赞叹秦屿惊人的美：“啊，啊，啊……”那声音响遏行云。

与鸟儿骄傲的和鸣相呼应的是人。每当这个时候，居住在秦屿上的古堡里的人们便都走出了自己的巢，伸长了脖子望着天空，望着那自由自在、威武雄壮的鸟阵发出自己的感叹。那声音并不优美。有的尖厉：“噢——噢——”；有的低沉：“呜——呜——”；有的粗放：“噢——噢——”；有的狂暴：“啊——啊——”……

古堡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极乐园”。它其实是一座精神病院，说得更坦率一些就是疯人院。住在这里的，除了为疯



子治病为疯子服务的人之外都是疯子，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疯子在发疯之前都曾经是有兴趣品味生活的成功也有耐心经受生活的失败的人，由于各自的原因，他们突然不愿意再那样活下去，固执地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或者想方设法要结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以求永远地摆脱这个已无法再适应的世界。他们便理所当然地被看作疯子。于是便被热爱他们或是厌恶他们的人送进了“极乐园”，享受常人不能享受也不愿享受的“极乐世界”的人生。

“极乐园”所在的秦屿是一座面积仅有四平方公里的小岛，孤零零地浸泡在大海里。从这里向海上望去，目力所及看不到第二座岛屿。虽然它与大陆相隔只有一道两公里宽的海峡，但海峡上并没有一座桥，汹涌的海水把它们隔开了。海峡底部地形复杂，暗礁密布，因而在沿海的人们用木船捕鱼的漫长的历史中，这道窄窄的海峡无疑是一道天堑，曾经无数次船毁人亡、葬身鱼腹。海上船只都远远地避开它，秦屿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不祥之地，渔佬们有歌谣唱道：“宁下地狱，不上秦屿！”然而秦屿却并不属于外国、外省、外市，它一直是海峡对岸小城越州的一部分，尽管越州人心中早就把这一部分看作可有可无，或者说有不如无。人们已经不记得秦屿的历史，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座“极乐园”，这是历史学家的事，与凡人无关。历史学家是一群古怪的动物，吃完了饭没事儿干，没完没了地咀嚼那逝去的岁月，犹如牛之“反刍”。在人看来，“反刍”是极其倒胃口的。越州人只是在每当出现了多余的人时才想到把他送到秦屿来，就好像每天漫不经心、毫无怜惜地往大海里倾泻垃圾和污水一样。秦屿和越州的联系，大约每月一次派人到城里领取薪水和其他经费、补充药物，每周一次采购生活必需

品、到邮局领取邮件，除此之外，几乎与世隔绝。“极乐园”亦即秦屿精神病院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这座疯人院的院长本人也是常住岛上的，以岛为家，人们几乎没有见过他在越州城露面。他把全身心都投入了精神病的研究和治疗，他所痴迷的事业，许多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乐此不疲。这当然是出于崇高的人道主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院长是国内数得着的精神病专家、权威之一。除了他之外，院里似乎还有数目不多的几位医生，他们毕业于一些名牌医学院，然后慕名来到这里，投身事业。他们也都仿效院长的榜样，以岛为家。初来时还是小伙子、大姑娘，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地两鬓染霜了。至于他们在事业上成就如何，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因为精神病学是一门很专的学问，在中国既可以说很古老，又可以说很年轻，出了他们的学术圈子，一般穿白大褂儿的人往往是一问三不知，诚所谓“隔行如隔山”。医院里当然还有一些男、女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是常住秦屿，绝少到越州去的。不过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家原本就在秦屿，是这儿的土著居民。他们和那些鸟儿一样爱恋着秦屿，从来也没有想到离开这儿到大陆去生活。当然，要想去也不易，谁接收他们呢？大约自从有了“极乐园”便有了秦屿人的铁饭碗，精神病院创办之初的第一批勤杂人员乃至护士就是从岛上雇用的，许多年来已沿习成惯例，秦屿上的居民一生下来就是准备到疯人院去领一份饷，父母死了由儿女顶替。为数不多的秦屿人几乎家家都有人在“极乐园”做事，传到今天，他们早已丢弃了祖先从事的营生，而全部成为“极乐园”的职工或家属了，一心一意地吃精神病这碗饭，套用现在的流行语言，家家都是“精神病专业户”。而这种世袭的特权却用不着担心别人嫉妒，越州人谁也不想抢秦屿人的饭碗，即使

待业一辈子也绝不会觊觎疯人院的“招工”指标。换言之，秦屿“极乐园”的护理、勤杂人员的补充只能就地取材，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秦屿是越州的垃圾站、累赘、毒瘤，想到它，人们就想到污秽、病魔和死亡，巴不得它早些从记忆和视野中消失。

然而秦屿和“极乐园”没有消失，它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人间总不断有疯子要往这里送。不但越州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这辈子不疯，就连外地的人还慕名前来送疯子就医。因为这座医院和这位院长在全国很有些影响，“病笃乱投医”，自然要拣名医来投。还因为“极乐园”这个名字充满了令人想入非非的魅力。按照人们的地理知识来推论，秦屿与夏威夷的纬度相仿佛，又都是太平洋上的岛屿，想必它也像夏威夷那般美丽、宁静，充满诗情画意，对于那些心灵遭受创伤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个理想的休养胜地。事实上它也是如此。如果人们抛弃旧有的成见，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它，秦屿未尝不是一个极乐世界。由于与世隔绝得太久远了，它至今保持着大自然的童贞。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以浓绿泼染着这片土地，密密麻麻的红海榄、木榄、秋茄树、桐花树、相思树、窿缘桉、湿地松、苦楝树、细叶榕、龙眼、木菠萝、芭蕉、槟榔树、椰子树、凤凰木、羊蹄甲，万木葱茏，百卉争妍；巨大的榕树落地生根、盘根错节，子又生子，孙又生孙，与那些气根、青藤交错扭结，编织成秦屿的凤冠霞帔；脚下的红土层堆着几尺厚的落叶，似乎从远古留到今天也没有人去拂动。树丛中有鸟儿们的巢，它们在那里随心所欲地休养生息、生儿育女，连鸟蛋也没有人去掏。海滩上，火烈鸟用红土筑起一座又一座“碉堡”，好似要和人造的古堡“极乐园”相媲美。秦屿上的人疯也罢，不

疯也罢，谁也没想到去侵犯或者伤害鸟类，这便使鸟儿也把他们当成朋友。

许多年来，秦屿都好像沉睡于人世之外，神秘而又静谧。只是每天晨、昏，它都有两次极规律的骚动，以向对岸显示自己的存在。早晨，太阳还没有跃出海面，鸟儿们却都已“起床”了，它们不约而同地飞上天空，外出觅食。好像秦屿的灵魂出窍了，密密匝匝的鸟阵如烟霞腾空，伴随着那如雷贯耳的和鸣。傍晚，夕阳还未衔山，鸟儿便开始回巢，漫天红云从四面八方卷向秦屿。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早出还是晚归，它们都是那么从容不迫，并不急于四散或是降落，而是恣意地在空中盘旋，每次的盘旋长达一两个小时之久。那似乎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陶醉，是对自己的家园的骄傲，是对无视它们的越州人的示威。

正因为如此，越州人才欲无视秦屿而不能。每天清晨和黄昏，正是城里人匆匆上、下班的时候，都照例要被迫地领略从不远的对岸传来的骚扰：黑压压的鸟群遮住了阳光，使人们本能地产生犹如日蚀般的恐怖，再加上头顶那纷乱的鸟鸣和隐隐传来的疯子的呼喊，就更加毛骨悚然，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天将塌，地将陷，海将枯！有统计表明，越州市的交通事故以及酗酒、斗殴等等刑事案件，多发生在一早一晚。越州市民的心脏病、失眠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家庭不和造成感情冲突、离婚率上升。生活环境的不安静引起人们的头皮屑增多、脱发现象严重，以致“海菲斯”洗发水和“101”毛发再生精、“多莉亚”香波供不应求，等等。这些都与秦屿的骚扰有关。秦屿成了越州的一大公害，越州人对秦屿恨之入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正是每天傍晚不可避免的骚扰时刻，那不祥的鸟阵正在海峡上空盘旋，鸟儿和疯子们的噪音大合唱压倒了滔天的

海浪。

一艘摩托快艇离开越州海岸，正朝秦屿驶去。

快艇上只有一名驾驶员、一位乘客。

驾驶员皮肤黝黑，颧骨、眉弓和嘴部凸出，典型的越州人相貌。他下身穿一条脏兮兮的水磨蓝裤，上身穿一件汗浸浸的海魂衫。两只坚实的手臂紧紧地把着操纵器，小小的摩托快艇在浪花中起伏跳跃着飞速前进。他紧闭的厚嘴唇中间衔着一支早已熄灭了的香烟，眉头紧锁，目不斜视。看得出他的驾驶技术相当娴熟，但又极其谨慎小心，生怕出了什么意外。“宁下地狱，不上秦屿”，何况又是在最容易出事的傍晚，他显然是极不情愿的。

乘客大约五十岁左右。虽然是坐着，也可以看出他比通常越州人的五短身材要高大一些。肤色也不同，虽然并不细腻却很白皙，这和祖祖辈辈沐浴烈日和海风的越州人是很容易区别的。他有一副方正的面孔，鼻梁上架一副深棕色方框的近视镜。头发略显长，梳理得整齐，但现在被海风吹得有些凌乱了。额头的发际很高，显然系脱发所致，鬓角已夹杂银丝，在他这种年龄也属正常。他的服装不算考究，但很整洁。一身浅灰色西服，黑皮鞋。白衬衫的硬领还很挺刮，系一条紫红色“金利来”领带。现在，领带被海风掀起，飒飒地在他胸前飘动。越州的春天很接近夏天，他的西服当然不会系上扣子，衣襟随风向后摆去，和领带、头发一起，使整个人形成了一种凌空欲飞的动势。

单凭他的外貌很难判断他的身分，更不要说他今天光临比地狱还令人憎恶的秦屿的目的，也许是出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伟大献身精神，或者还有别的目的。

“这鸟，吵死人了！”驾驶员吐掉了那支形同虚设的香烟，愤愤地骂了一句，抬头望了望盘旋在头顶的鸟群。

乘客本来一直在凝视前方，这时也随着驾驶员的目光仰起了脸。只是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鸟群之中。与远在岸上的观察不同，他没有想到鸟群竟有如此的纵深：飞得高的，远在云霄，而低的几乎从他的头顶和耳旁擦过。他甚至清楚地看到那羽毛的结构，可以清晰地听到羽翼扑动的嘶嘶风声。他从来没有这么近地接触过鸟类。鸟儿们丝毫也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恐惧，依然那么悠游自在、旁若无人地翱翔在自己的天空。那此起彼伏、一呼百应的和鸣，现在听来却并不觉得嘈杂，而像立体声那般错落有致。在这一刹那，他突然感到生命的辉煌、大自然的雄浑、自身的渺小和历史的博大精深！他的脑际一闪而过一代枭雄魏武帝曹操那惊心动魄的诗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成土灰”！

西边天上，残阳如血。那巨大的红轮放射着金光，把穿行而过的鸟儿照得玲珑剔透，如晶莹的玛瑙，如透明的云霞。他被这景象惊呆了，征服了，陶醉了！

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和越州人对秦屿的普遍看法是完全相反的，和他本人今天此行的目的也是背道而驰的。

他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出发之前“迫不得已”的初衷，迫切地希望快些登上那神秘的孤岛。

快艇离秦屿越来越近，秦屿已不像人们远在越州遥望那般渺小，逼近了看，俨然如船只靠拢大陆时感觉。四平方公里，对于七尺之躯来说，那也大得很呢！现在，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

已经可以看见位于全岛制高点的古堡的剪影般的轮廓了。一带起伏的高墙，墙脊上竖着锯齿样的雉堞，犹如古生物剑龙背脊上的甲片。

快艇停在岸边。驾驶员熄了火，抛了锚，伸手搀扶着他，踏着十几级台阶上岸。台阶是用一些未经加工的石块垒成的，海水长期地冲刷磨去了棱角，石上长满了青苔，粘着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蛎壳，似乎千百年来从未有人踩过。这当然不可能，因为秦屿上的人每次往返于小岛与大陆之间都要在这里上下，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只是由于使用率太低了，人的践踏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岸边泊有秦屿人偶尔登陆用的小汽艇，现在没有人在上边，罩了雨布。这情景，正应了那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

驾驶员把他送上岛，就转身返回艇上去，闷闷地吸烟，并没有兴致上岸浏览秦屿的景物，尽管难得来一次，驾驶员只是驾驶员，而不是秘书和警卫员、勤务员，并且也不是他的专职驾驶员。他在越州城里通常是坐车，偶尔出海才坐船。这就决定了驾驶员的职责范围：仅仅送他上岛，再接他回城就是了，他在岛上的事可以不管不问，不必随时侍奉。驾驶员是土生土长的越州人，对秦屿避之若蛇蝎，今天驾艇前来实出于无可奈何地执行公务，哪里还有心思陪他上岛去欣赏那一群疯子！

他于是一个人走上岛去。石块筑成的码头上面，连路都没有了，只有一片缓缓的绿坡，浓密的野草和苔藓把红土层遮盖得严严实实，人走在上面松软滑腻。身旁古树盘根，纵横交错，老榕树的气根从头顶垂下来，像巨大的渔网在晚风中飘摇。已经落地的根深深地钻入地面，又成为新的树干，与天上的老干老枝相接。分不清哪是干，哪是枝，哪是根，眼前只有左右缠

绕纵横飞舞的藤线。藤线上又攀缘着丝丝缕缕的蔓生植物，点缀着细小的串串绿叶，像一条条青蛇蜿蜒而上。在树木的根部、老干和枝桠上，随处可见羊齿类的寄生植物。它们的孢子是随风飞舞的，落到哪里都可以生根，繁衍出一丛一丛的嫩绿。那种肥大如海带的寄生植物叫“山苏”，据说可以烧很鲜美的菜。秦屿的红土从大海吸取了无尽的乳汁，滋养了这些生机勃勃的儿女，包括数不清的花草树木，还有数不清的鸟兽。

在他的脚旁，几只白臂八哥在若无其事地啄食，就像人们养熟了的家禽。突然一个什么硬硬的小东西敲在他的头上，一弹，飞落在地。那是一只果壳。他抬头看去，是小松鼠在树枝间忙碌。他无声地一笑，感到从纷乱的人间返朴归真的轻松。

一道山泉切断了去路。那泉水清澈见底，连水中的游鱼和水底的卵石都清晰可数。他俯下身来，掬一捧泉水尝了尝，清凉甘甜，并且浸透着绿色植物的芳香。被海水包围的小岛上竟然有这么好的淡水，大概越州城里的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这才记起秦屿上的人的确从没有从岸上运过淡水，原来他们有天然矿泉水饮用，比起喝自来水的城里人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幸福乃至奢侈了。他站起来，寻找水浅的地方，好跨过小溪，可是没有。小溪的水挺深，而且流得急，河道虽不算宽，却又是一步跨不过去的。依他的身分和穿着，也不便脱掉鞋袜涉水过河。

正在犹豫，他发现了远远的人迹。在没膝深的野草丛里有两个人影，似乎正在采集什么药材之类。因为他们都穿着一身黑衣，很难引起过路人的注意。

“喂，同志！”他向那两个人影喊道，“我要过河，请问怎么走？”



那两个人影被吓了一跳，站直了，原来是一老一小，老翁银须拂胸，女孩儿年未及笄，一齐愣愣地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突然出现的怪物。这也难怪，他想，这远离尘世的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定很少看见他这样的外来人。

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才听到女孩儿说：“端走！”

只两个字，他完全没有听懂。站在那里不动。

女孩儿只好解释说：“朝前面，端走嘛！”

他这才若有所思。“端”者，正也，直也，“端走”莫非就是一直走？好奇怪、好古奥的字眼儿。道了谢，就沿着溪边“端走”下去。果然不远处就看见小溪上有一座石桥，好像是专为他准备的。其实走近了才看清楚，那桥其实并不是人工架设的，桥身和两岸浑然一体，是千百年的流水穿破了石头，形成了这座“独石桥”的奇观。桥上垂下来的葳蕤青藤拂着淙淙泉水，珍珠般的浪花溅上去又落下来，弹奏着永无休止的山野之歌。

他拂了一下那青藤，然后跨过石桥向前走去。此时，如果有人碰见他，已大体上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位酷爱大自然的生物学家或者旅行家。但是，这判断却是错误的！

那么，他是谁？来到秦屿究竟要干什么？

他现在已经来到了“极乐园”古堡的跟前。仔细地端详一下这古堡吧！这古堡实在太古了。那墙壁已经分不清是由石块还是土坯垒成的，岁月风雨和青藤苔藓把它焊接成一个整体，呈斑斑驳驳的暗褐色和黛青色，准确地说已经很难分辨明确的颜色，它像天上掉下来的燃烧得差不多的陨石，或者说像从地下挖出来的锈迹斑斑的青铜。墙脊上雉堞早已失去了棱角，并且